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一百三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金國二

撒改烏古乃之孫劾者長子也盈歌襲位念兄劾者最長不得立因命撒改爲國相能馴服諸部獄訟悉得其情時有言不見相國事何從決烏雅束襲位撒改與阿骨打分治諸部阿骨打襲位屢敗遼兵撒改同諸將勸進既稱帝撒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計雖決於迪古乃銀术可實自撒改啓之進拜國論胡魯勃極烈卒後改贈金源郡王配享阿骨打之廟謚忠毅迪古乃又名忠完

顏部人既與阿骨打言遼可取狀卽以兵會伐屢敗遼兵克東京及顯州降乾懿等州命爲耶懶路都勃董天眷中累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卒也追贈配享並與撒改同

宗雄本名謀良虎烏雅束長子也幼善射及長辨智孝謹人愛敬之阿骨打屢伐遼宗雄皆身先士卒摧鋒逐北一時罕有比者旣取泰州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由是徙萬餘家屯田境中西京旣降復叛衆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激士心

竟克之仍與宗翰等大破耿守忠救兵七千于西京之東未幾卒封楚王謚威敏與配享

阿离合懣烏古第八子也健捷善戰贊阿骨打伐遼屢有功同宗翰等勸進曰大功已集宜有以繫天下心既即位與宗翰同獻耕具九祝曰願毋忘稼穡之艱難阿骨打以爲國論乙室勃極烈性聰敏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預脩譜牒阿骨打幸其家問疾并及國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國俗以良馬徇葬可禁止之比亟猶有遺奏後攺封隋國公與配享謚剛憲

習不失本名辭不失石魯之孫健捷能左右射自劾里
鉢時已立戰功阿骨打出河店之戰惟習不失謀合卒
破十萬之師拜為阿買勃極烈其後阿骨打每伐遼輒
命習不失與吳乞買居守倚任與撒改侔習不失父烏
骨出酗酒屢悖其母母殺之人謂習不失克蓋前人之
愆云卒後封金源郡王與配享謚忠毅子鶻沙虎亦名
將
斡魯宗室子也同諸將攻拔斡魯城又城高麗收國中
為統軍與闍母蒲察斡魯古等伐高永昌城降永昌被
執殺之於是遼南路係籍女真及東京州縣盡降命斡

魯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渴限水部叛斡魯殺其首惡
四人撫定餘衆遼西京破遼主奔陰山斡魯爲西南路
都統往襲之遼主奔應州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
也斡魯及蒲家奴副之斡魯兩奏疆場事宜其云勿割
山西與宋與宗翰議同也宗翰等入宋斡魯行兩路都
統事天會中卒後封鄭國王與配享斡魯古亦宗室子
累功至咸州路都統其攻拔顯州降乾懿諸州功與斡
魯等以罪降爲謀克卒後贈特進同配享謚莊翼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爲粘罕撒改長子也自少健勇
伐遼討議多與阿骨打合率群臣勸進授移賚勃極烈

既克臨潢宗翰請乘時進取中京乃副斜也等統師克之遼護衛習泥烈被獲知遼主獵鴛鴦濼可襲而取兩使人報斜也斜也意未決宗幹力贊宜如宗翰請斜也因定約分軍追遼主遼主奔西京宗翰復追至白水濼獲其寶貨西京降遣希尹等追遼主于乙室部遼主奔陰山西京叛宗翰復取之悉撫定西路州縣部族又與宗望等從阿骨打取燕京吳乞買立宗翰屢沮割山西地與宋宗望亦以爲言已復並請南伐於是以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爲左副元帥自太原路進師宗望爲南京路都統自燕山路進師宗望克燕山至汴許宋

和解圍無何復攻汴宗翰亦克太原趨汴汴京破執二帝北歸語在欽宗本紀中宗翰賜鐵券高宗立復委宗翰等伐宋宗翰會宗輔自濮進師連克郡縣遣拔离速等襲高宗于揚州高宗渡江南遁奉書自貶去號稱宋康王趙構請存趙氏社稷不許分遣撻懶宗弼等南追至海不及而還語在高宗本紀中宗翰朝京師與宗輔宗幹希尹合議建儲以先帝嫡孫合剌再三請合剌立宗翰自國論右勃極烈都元帥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卒贈秦王謚桓忠與配享子孫三十餘人悉遭海陵之禍

宗望本名斡魯補又作斡离不阿骨打次子也歷都統副元帥善用兵其擒遼主妻子得傳國璽殺張覺父子撫定南京降郭藥師董才獲其用伐宋夜破姚平仲襲營兵四十萬克汴執徽欽二帝北歸皆雋功也餘見宗翰傳中克汴未幾卒後贈太師與配享改封宋王謚桓肅

婁室字斡里衍完顏部人佐阿骨打累敗遼兵降諸部落既克黃龍府命婁室爲萬戶守之進都統從斜也取中京追遼主同閤母攻破西京獲阿踈夏人救遼金兵兩爲所敗婁室與諸將合擊大破之遼都統大石犯奉

聖州婁室擒大石其衆遂降夏人屯兵可敦館婁室破朔州西山兵二萬擒其帥趙公直遼主奔余都谷婁室襲而獲之賜鐵劵惟死罪乃笞諸將侵宋婁室屢破宋兵其後婁室專事陝西連克州郡叛者討平之殘破蕩析者置官府安輯之宗輔總戎陝西也婁室已有疾富平之戰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力疾以右翼麾戰張浚軍遂潰宗輔推服謂古名將無以加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王與配享諡莊毅子活女謀衍石古乃皆顯有戰功

銀术可宗室子也初與習古迺如遼取阿踈還言遼可

取狀阿骨打意遂決阿骨打與遼將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萬銀术可與婁室率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遼兵大敗既爲謀克與婁室戍邊又同攻黃龍府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斜也克中京婁室獲遼主宗翰定太原克汴京銀术可皆與有功與希尹同賜鐵券天會十年爲燕京留守數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卒後贈金源郡王與配享大定中謚武襄其二弟曰麻吉曰拔离速皆爲名將云銀术可有妹沙里質嫁阿隣天輔六年黃龍叛卒鈔略部族時阿隣從軍沙里質糾集居民纔得男女

五百人樹營柵保守賊擊千餘衆攻沙里質杖劍督戰凡三日賊乃退以功封金源郡夫人

闍母阿骨打之異母弟也代斡魯古為咸州副都統斜也克中京宗翰克西京婁室略定天德等州獲阿踈闍母有力焉興中平闍母為南路都統宗望為張覺所敗吳乞買使宗望問敗軍狀宗望遂以闍母軍討張覺敗之乃赦闍母罪旣而闍母克南京撫定兵民吳乞買詔褒之闍母奏宋敗盟有狀遂為都統同諸將南伐降燕山克汴州師還下河間連有莫州濰州之捷及議伐高宗闍母欲先定河北吳乞買酌群議並與師闍母年四十卒

從與配享封曾王謚莊襄阿疎者自頗剌淑時為勃堇盈歌嗣立阿疎叛歸遼語在遼洪基傳阿骨打伐遼每以阿疎為辭及被獲軍士問爾為誰曰我破遼鬼也斜也又名杲阿骨打母弟也初為忽魯勃極烈取春州泰州繼為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復取西京時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斜也使宗望請金主臨軍遂定燕京吳乞買立斜也為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並治國政未幾卒與配享謚知烈斜也同時諸將又有蒲家奴撒离喝習失皆有勳勞烏祿圖書勳臣于衍慶宮自斜也至習失凡二十一人撒离喝歷事海陵至行省

左丞相兼左副元帥爲所忌誣以謀叛族誅大定追封
金源郡王與配享謚莊襄斜也子孫亦爲海陵殺百餘
人
宗幹本名斡本阿骨打庶長子也佐阿骨打伐遼進退皆
中機會吳乞買立爲國論勃極烈天會三年獲遼主始
改女眞舊章用漢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
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合剌立與宗翰並領三省事
進至太師封梁宋國王卒亮其子也既篡立加宗幹帝
謚并廟號烏祿立乃削奪封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明
昌升配享

宗弼本名兀朮又作斡啜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阿骨
打第四子而宗望之弟也從宗望宗輔先後伐宋屢高
宗于溫州又從宗輔定陝西克和尚原天眷中進都元
帥時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兼領行臺尚書省
事蓋總軍旅與民訟錢穀也比誅撻懶恢復陝西河南
地與宋定畫淮之約語在宋本紀賜金劵進至太師職
任如舊卒謚忠烈與配享烏祿世稱宗翰之後惟宗弼
一人云子亨迭歷京西京留守爲海陵所忌殺之大定
追封韓王
希尹原名谷神完顏部人曾祖佐金三世祖服諸部土

人以其名同故呼曰賢石魯以金祖爲勇石魯云賢石魯生劾孫舉部來歸劾孫生歡都事四主勤勞四十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敏歡都生謀演希尹謀演以功贈太傅希尹自阿骨打舉兵常任行陣屢有功天會大舉伐宋爲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帝以歸賜鐵劵合刺即位希尹爲丞相坐讒并其子誅之後知其非罪贈儀同三司邢國公爲改葬大定中謚貞憲希尹嘗製女眞字謂之大字合刺又製女眞字謂之小字俱行用孫守道事烏祿以忠勤被眷有諫無不從至左丞相謚簡靖蓋重其能全始終云

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盈歌第五子也宗翰等入宋金主吳乞買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真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而完顏希尹依倣契丹字製女真字於是始有記錄吳乞買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文學之士稍擢用天會六年命勗與耶律迪越掌國史採摭祖宗遺事皆得其實歷事合剌累遷左丞相拜太師進封漢王合剌嘗與近臣連日酣飲或徹夜勗跪諫乃為止酒亮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亮後至勗面責之其剛正類此亮篡立誅宗本等勗髭鬢頓白因

力請致仕進封周宋國王後例降金源郡王卒大定末
表章其諫疏詩文及所獻射虎賦子宗秀封廣平郡王
程寀者字公弼析津人遼第進士燕既入金寀歷事合
剌為諫議大夫累疏請脩禮樂乃命有司議贈上阿骨
打尊謚至彰德軍節度使卒寀剛直耿介不諂奉權貴
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韓企先燕京人其先累世仕遼皆貴顯乾統間企先第
進士回翔不振金克遼累擢西京留守天會六年代劉
彥宗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十二年為尚
書右丞相時方議禮制度禮部尚書韓昉多有因革企

先博通經史咸與折衷務爲官擇人推轂善類一時臺省多君子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世稱賢相皇統六年封漢王卒正隆例降封齊國公大定配享烏乞買之廟後謚簡懿劉彥宗在遼登進士乙科至簽書樞密院事同左企弓等降金佐諸將經略專理州縣之事務農積穀供億賴之非武功預衍慶宮圖像者惟彥宗與企先耳韓昉亦燕京人遼天慶二年進士第一仕金爲禮部最久兼翰林學士太常卿歷參知政事雖貴猶好學不輟善屬文金朝大製作皆出其手外國亦敬慕之皇統六年以儀同三司致仕

宗賢本名賽里習不失之孫也累功至左丞相兼都元帥合刺之后其母黨也后專政未嘗附以進用合刺二子死請選後宮以廣繼嗣曾不顧忌於后海陵同在相位不肯稍假借海陵因與后力排出之宗賢不以是少變合刺納常勝妻於宮中將立爲后未果爲海陵所弒海陵欲并殺諸王大臣詭合刺命以立后召之宗賢謂人曰若立常勝妻吾當以死爭及被殺猶不知其爲海陵也

蕭仲恭祖仕遼爲司徒父爲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謹有禮節遼主天祚西奔天德仲恭爲護衛太保兼領軍事

一日金兵奄至仲恭從遼主西走時雪寒乏食仲恭進衣并乾糒遼主因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憩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見獲吳乞買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待擢都點檢宗磐與宗幹爭辨金主合剌之前宗磐拔刀向宗幹仲恭呵之乃止累遷平章政事封濟王天祚死葬廣寧仲恭請往會葬合剌義而許之進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天德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卒謚貞簡正隆例改儀同三司鄭國公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人遼天慶二年第進士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遯去隱居興平阿骨打

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以通古人望召之通古辭謝隱於太寧山下金復取燕通古以薦得進用歷四主至平章政事拜司徒致仕進封曹王通古宰相自奉如寒素韓昉王獄不肯阿附張浩張暉坐與磁州僧法寶款昵失大臣體海陵各杖二十獨稱通古三教該通足為儀表云

胡礪字元化武安人天會十年舉進士第一歷翰林脩撰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正礪性剛直恥位尊已者事之以正不少阿或有陵蔑下寮者以禮折之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朝堂礪獨不跪海陵問故礪以令

對且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終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

烏林答贊謨自收國以來與耨盌溫敦思忠皆司閙剌之任閙剌者漢語云行人也贊謨歷行臺參知政事時思忠爲行臺尚書左丞黷貨無厭贊謨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于行臺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殺之遂納贊謨妻曹氏盡取其財產烏祿稱贊謨忠實剛毅贈特進環追還財產賜葬地思忠歷尚書令位丞相上海陵欲定封爵制度凡思忠建白封王者皆降封惟封思忠廣平郡王後以諫伐宋頗見疎

高楨渤海人少好學業進士金將破永昌以楨同知東京留守事海陵擢至司空兼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進封代王正隆例改冀國公海陵嘗幸中京楨爲留守警夜嚴肅有倖臣夜飲干禁杖之瀕死在臺久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爲言遂招憎怨幾陷中傷疾革曰某事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平生家居無聲伎之奉雖暑甚未嘗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其方嚴簡靜如此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在宋爲醫官金入汴得之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海陵將伐宋

上疏諫大略謂今謀臣猛將不如祖宗時而宋人無罪兵出無名加以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脩也況且天時不順地利不便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大定明昌間贈資政大夫復田宅錄用其子泰和初詔定功臣謚不及等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海陵之大臣皆畏罪淟涊嘿不敢伸一喙畫一策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愧矣乞賜謚以旌其忠得謚忠毅按秉鈞所斥大臣乃右丞相張浩尚書左丞耶律安禮也安禮系出遼輦氏篤孝謹廉斯可稱者浩渤海人天會賜進士及第無事不爲無

役不從大定復用爲相至尚書令謚文康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作遼史未成永祺出其門繼成之作紀志傳共七十五卷累官翰林學士遷承旨海陵欲以爲尚書左丞永祺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爲是優矣永祺固辭謂人曰執政係天下休戚貪冒寵榮如蒼生何海陵嘗選近臣備咨訪獨永祺論議寬厚時推爲長者

宗敘本名德壽闍母子也歷事烏祿爲寧昌軍節度使契丹擁衆猝至城中兵少宗敘自將擊之不敢被執久

而脫歸拜兵部尚書同諸將伐契丹與宋兵皆屢捷宋和議成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肅相度宗敘言河道塡淤不受水故決溢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他日亦不保沿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爲邊患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拜參知政事出巡邊道卒遺表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爲祿深悼念其勤勞國家云後與配享

宗憲本名阿懶撒改次子也少入大學兼通女直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入宋破汴京衆爭趨府庫取財貨宗

憲獨載圖書以歸金初制度多沿舊宗憲謂宜遠引前古何乃近取遼人合剌時尤多匡諫特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爭折之後卒用其策大定中拜太子太師平章事高山奴昔以罪廢烏祿以功臣裔召之宗憲曰傲很貪墨之人不可賞之左右烏祿遂追還制命顧近臣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宗憲進拜右丞相卒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歷興中尹石知海陵忌宗室而海陵又知石爲烏祿母舅石頗不自安秩滿託疾還鄉里烏祿留守東京而副留守高存福承海陵旨圖烏祿石

勸烏祿先除存福而後舉事既即位請亟趨中都撒腹
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烏祿即日啓行石拜參知
政事女納後宮是爲元妃歷太尉尚書令以太保致仕
進封廣平郡王卒謚襄簡石實兼御史大夫糾劾不避
樞要獨中年以冒衆見斥論者鄙之以大定定策功與
配享同時有獨吉義者爲利涉軍節度使聞烏祿立即
日來歸以爲參知政事烏祿問義曰若正隆返旆北指
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必自斃且將士在南家
屬皆在北惟早幸中都爲便卒如所料云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海陵女弟所生之

子尚金主合剌女璟之后父也鼎壽性沈厚有明鑒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歷駙馬都尉蠡州刺史潞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人刻石紀之又歷兩鎮節度使左右宣徽使河間尹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卒贈太尉越國公鼎壽長子辭不失凡三尚主蓋金制娶后嫁女不出蒲察徒單六七貴族若鼎壽則尤寵遇者也然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爲外戚之冠云

紇石烈志寧上京胡塔安人海陵時副白彥敬爲都統討契丹撒八兩人聞烏祿有異志陰結節度使獨吉義

等圖烏祿而烏祿已立獨吉義即日歸附惟彥敬志寧不受烏祿招殺其使者九人既被伐力屈乃俱降烏祿不之罪會契丹餘孽窩斡稱帝元帥完顏謀衍完顏福壽並恃功怠事烏祿命僕散忠義代謀衍志寧代福壽窩斡平志寧爲副元帥經略宋事而忠義以丞相總戎居汴志寧與忠義協謀大破李世輔兵復同渡淮追宋宋孝宗遂定和議罷兵其敗宋兵及駁宋書辭語在烏祿傳忠義被命還京師志寧加平章政事駐汴蓋藉以規撫南服久之還京師拜樞密使以子諸神奴尚金主女大定九年拜右丞相志寧辭曰受詔征伐則不敢辭

爲宰相則誠不能累封金源郡王卒與配享

僕散忠義上京拔盧古河人阿骨打外家姻也宜爲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眞字及古算法閎月盡能通之在郡罷田獵燕遊以職業爲務境內翕然稱治其總戎平窩斡與宋定和議功與紇石烈志寧等召拜左丞相大定六年卒忠義動由禮法樂親儒者善御將能得其死力及爲宰輔知無不言自古恩威鮮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謚武莊後又勒銘墓碑與配享圖像衍慶宮子揆尚金主女歷事璟至平章政事止征南伐累建大功詔以其子安貞尚女卒謚武肅徒單合喜者上

京速蘇海水人善料敵應變功著奏陞至平章政事封
定國公同忠義配享云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自幼能習希尹文字
年十四爲北京教授天德中歷刑部尚書賜之名海陵
稱其不阿諂累遷尚書左丞烏祿卽位盡黜海陵時懷
祿偷安之臣以良弼嘗諫伐宋乃復用之遷至左丞相
致仕卒追封金源郡王謚誠敏勒銘墓碑與配享良弼
忠正敏辨善斷決爲宰相朝夕惕惕謀慮深遠薦人材
常若不及居位二十年贊太平之功號賢相云唐括安
禮者字子敬海陵時爲翰林學士攺節度使烏祿遷至

右丞相稱其正直練達與左丞相習顯無異卒與配享
又有移刺道者篤孝通女眞契丹漢字凡請謁有幹局
海陵謂有公輔器大定中歷翰林直學士遷至平章政
事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父皐爲邵吏廉潔多陰德琚博極
經史工文詞天眷二年進士第一歷吏部郎中侍郎尚
書與選且十年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縷
指而次第之號爲詳明拜參知政事進左丞兼太子少
師爲祿將行郊祀議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漢魏
晉皆以一帝配唐宋之初增及二宗終竟以一祖配宜

依古禮從之後由平章政事拜左丞相致仕卒烏祿留
意政治琚裨贊爲多烏祿末年將立元妃爲后以問琚
答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揺矣烏祿悟而止論者
謂許敬宗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爲金謀至矣謚文憲
後圖像衍慶宮與配享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第進士入金歷事台剌爲郎
宰相韓企先拔擢一時賢能置機要以田瑴爲吏部侍
郎以浩爲左司員外郎旣典選進銓量鑒別引用君
子而小人蔡松年曹望之許霖求與瑴相結瑴鄙而拒
之松年素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松年爲刑部員外郎

望之爲尚書省都事霖爲省令史三人怨㲄等時時毀短於宗弼凡善㲄者一切指爲朋黨企先疾病宗弼問企先誰可繼丞相者企先舉㲄而宗弼先入松年譖企先曰此輩可誅企先卒㲄出爲横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鑑除名値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㲄已除横海意憫夷鑑竊倒月日署之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㲄隙嗾霖奏詆㲄擅朝政下詔獄㲄與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庭王傚趙益興龔夷鑑並論死徙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於海上皇統七年六月也烏祿囊知㲄等冤而浩等遇天德赦令還

鄉里多物故惟浩與轂兄轂及王補馮煦王中安在大定二年得召用浩爲實遇事輒言無所隱烏祿嘉其忠不次擢用至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爲眞定尹卒轂歷利涉軍節度使璟即位用劉仲洙言追復轂等官及子孫連坐者仲洙宛平人第進士終靖海軍節度使性剛直而訥於言時稱能吏云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天眷二年第進士歷事烏祿至吏刑二部尚書使宋定受書儀還擢至參知政事嘗疏論太平時刑罰宜用中典面諫春秋高不罷畋獵爲宗社自重烏祿對宰相言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故事使

者至宋宋致禮物大使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金制措排物力肅自以身爲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嘗爲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時論多之以老請致仕卒謚正惠

移剌子敬字同文博通古今仕海陵至翰林待制嘗受詔監軍於邊遺以俘獲不受海陵以貧而能廉獎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沒入大定中歷祕書少監歷簽書樞密院事出爲河中尹改興中子敬女來興中省謁途遇盜剽掠行李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爲府尹家尹有德于民忍侵犯耶徙咸平廣寧尹致仕卒子敬爲

少監時宰相完顏元宜求子敬良馬不與元宜罷政乃以馬贐歸使宋及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既卒家無餘貲其子質宅營葬事云時有移剌慥者本名移敵烈亦以清幹忠正稱大定中為大理卿先是海陵暴虐紊亂條制慥受詔與領更定為書十二卷詔頒行之歷刑部尚書西京留守終臨洮尹

賈少冲字若虛通州人家貧勤學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金徵民兵伐宋少冲甫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天眷二年第進士宣徽使劉筈欲以妹妻之力辭曰富貴當自致之其為定安令也事刺史不少阿歷

河中府判官海陵寖失道少沖知天下且亂秩滿不復求仕大定乃調遷至刑部郎中執奏刑名甚堅再遷祕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外柔內剛每從容匡諫十四年聘于宋宋方有祈請常餽之外別致珍異少沖却曰行人敢以賂辱君命乎使還加右諫議大夫終順天軍節度使卒少沖雅不言利嘗教諸子曰蔭所以庇身莞庫不可爲也子益亦第進士至節度使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大定第進士爲薛王府掾烏祿將畋金蓮川其地極邊荒涼甚襄上疏極諫曰太康出畋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

纂國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幾致結
社之變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止以離棄宮闕其禍遂
速皆可爲殷鑒也反覆凡千六百言烏祿爲罷行褒由
是以直道聞累遷保大軍節度使李襄傳學自蚤達至
晚貴賤服常淡薄或譏其太儉云子持勝原名詢第進
士復中宏詞歷太常博士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與定
中宣撫使蒲鮮萬奴蓄異志欲棄咸平持勝力止之萬
奴杖持勝八十持勝走告上京行省太平太平已與萬
奴通謀詭稱持勝忠署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以萬
奴旨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治中

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紇殺太平等事泄俱被害

張大節字信之五臺人第進士歷東京市令烏祿時判留務甚愛重之烏祿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立朝遂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官累遷震武軍節度使致仕卒大節廉勤好學能勉勵後進烏祿稱其剛直忠實果於從政惜乎用之太晚其見知如此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弟也歷翰林直學士禮部侍郎領脩起居注卒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金主烏祿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有張景仁鄭子聃今則伯仁而已伯仁善鑒別文章讀孟宗獻發解程文曰

此人當成大名既而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
四元云末固字仲堅良鄉人宋取燕舉進士第一金復
取燕巾詞賦科海陵時爲翰林學士承旨諫伐宋不從
乞致仕大定起歷真定尹致仕鄭子聃字景純大定府
人英俊有直氣文章亦然終翰林直學士
內族襄本名唵石魯五世孫參知政事阿魯帶之子也
璟立自右丞相拜左丞相襄被知遇故爲將能立功其
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鎰欲構以罪
書聞金主以書畀襄其明信如此在政府二十年明練
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用人各得所長泰和二年

卒謚武昭頭配享按金人初起完顏有十二部後皆以部爲氏見於紀錄親者稱宗室疎者稱完顏而異姓同部亦稱完顏明昌以後避諱不曰宗室而曰内族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珣卽位詔皆稱完顏不復别云

守貞本名左靨希尹之孫也大定中歷上京留守因事除名烏祿愛其剛直起歷西京留守璟卽位自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明昌三年以旱災求解職歷西京留守臺臣劾其不法不報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率因遼舊雜亂無貫璟任守貞等修正爲一代法守貞又喜推

數善類援接後進金主嘗與泛論人才必迹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遂爲胥持國輩所傾蓋指守貞持鎬王求中事乂不決也出知濟南府下詔切責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禦使以南鄙用兵須大臣安撫乃移知濟南卒守貞爲相日在廷名士皆在其門如遼陽孟奎等號泠巖十俊云後近臣上書願陛下辨君子小人金主問其人曰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知政事胥持國也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萊州人有勇略善騎射通女直契丹字事海陵至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從完顏謀

衍討窩斡兩與賊遇皆捷謀衍駐師玩寇克寧斥其罪烏祿乃以僕散忠義代謀衍克寧與忠義協謀政賊平之已而爲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屢與宋將魏勝戰竟射殺之取海州及淮陰縣是役也寔剌功居多宋自是懼遂定和議罷兵克寧歷遷平章政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歷拜太尉左丞相時太孫璟爲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烏祿以克寧言下詔立璟爲皇太孫璟立從封東平郡王進拜太傅兼尚書令屬疾臨幸拜太師封淄王卒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其輔導受顧命尤有勞遺表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

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云謚
忠烈圖像衍慶宮配享璟廟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大定中創設女眞進士舉衡中第
四人遷至修起居注詩徒單鎰尼厖古鑑皆出女眞進
士中衡與二人並以才傑稱璟立歷參知政事詔賜今
名曰汝之所長衡實似之承安二年爲樞密副使行院
規畫邊事明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又明年就拜平
章政事封國公卒謚貞獻

張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第進士事烏祿歷刑
部侍郎以純直見重璟立歷拜平章政事封壽國公退

惑李淑妃欲立爲后御史大夫張暐侍御史路鐸坐沮議削官御史姬端脩上書言之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又邊事方殷災異頻仍制度朝更夕改萬公頗嫌畏不敢犯顏强諫累上表以病乞閑不允朝議聽主兵者之請括官稅民田分給戰士爲屯田萬公上書言不可者五不報泰和以來堅請致仕六年伐宋起知濟南府和議成復致仕未幾卒謚文貞後預配享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輔政八年所薦引多廉讓之士惜其附於羣說不得行其志焉

李愈字景韓正平人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歷事縣

至節度使刑部尚書前後所陳皆省費防邊屯田之策泰和二年春璟將幸長樂川愈切諫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比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閻毋等不足恃也況皇嗣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遊哉璟異其言未幾出知河中府事致仕卒謚清獻自著徑愚集二十卷

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有器識博學能詩正隆五年第進士歷事璟論事切時弊遷至太常卿拜武安軍節度使使宋回獻所得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以助邊未及上卒其妻傅氏言之贈太中大夫仍還其所獻

傳泣請弗許傳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袁强田
以贍學事聞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鈞並負氣節鐸事章
爲右拾遺改補闕以鯁切爲宰相所銜補外召爲翰林
脩撰言豈待國不可復用爲相其黨聞之愈怒改監察
御史遷侍御史因事解職復補外久之召爲翰林待制
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其文尚奇詩
溫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鈞大定中第進士
裴滿亨字仲通臨潢府人大定末由奉職第進士升奉
御一日烏祿問以上古爲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
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斂而已璟卽位擢

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奏劾其
姦歷安武軍節度使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隨處有政
績可紀卒贈嘉議大夫
閻公貞字正之宛平人大定七年第進士歷承安至大
理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密
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為法家
之祖云
楊伯元字長卿尉氏人大定三年第進士歷官安武軍
節度使致仕伯元以才幹被委任凡兩爲推排定課使
累爲審錄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決遣明辨多中

理卒賜謚曰達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事璟累遷御史中丞奏彈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貪狠擅恣璟頗知其跋扈第以東宮舊人不深罪也鑄出爲絳陽軍節度使永濟末年鑄復入臺執中難作召鑄及右諫議大夫張行信俱至大興府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二人各以正言荅之執中遣還曰且須後命既而執中死鑄亦尋卒

趙質字景道大定末登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金主璟遊春水聞弦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題詠賞其志趣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賜田千畝復之

終身卒年八十五時又有杜時昇者字進之信安人博學知天文宰相數薦不肯仕承安泰和間時昇謂人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大定之業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濵關拒蒙古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蒙古若假道於宋涉襄漢長驅南陽土崩之勢也已而果然汴京遂不守凡所言皆驗云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避宗輔諱改宗爲姬好學有名節大定第進士歷事世宗爲監察御史李元妃兄弟干預

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琛遣李喜兒傳詔問小人爲誰端脩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紘二年復言事削一官歷大理丞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陳言下大理議端脩斥其言涉私忤旨解職久之爲節度副使卒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獨居二十年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政端脩曰不過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世以爲名言

張暐字明仲莒州人第進士歷仕大定明昌至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凡吉凶大典及制度因革多暐折衷

承安中爲御史大夫武安軍節度使致仕韓寡欲博古

爲禮官二十年最明古今禮學冢法爲士族儀表子行

簡行信行簡字敬甫大定第進士歷事璟永濟至禮部

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同脩國史均立進太子太傅致仕

卒贈銀靑光祿大夫謚文正行簡端慤孝友所著文章

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

紀錄及淸臺皇華戒嚴爲善自公等記藏于家論者謂

張氏父子專門之學爲金儒臣之冠云行信見下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自高祖撝而下多出科第

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忤

久之起爲莫州脩學勵俗減荒田之賦以惠民有古良吏風被召授應奉翰林文字卒葉人聞之以端午日罷酒爲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從益博學强記精於經學善爲文章尤長於詩有蓬門集子京叔爲太學生有文名値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時事元人修金史多採用之

党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宋太尉進之裔第進士歷翰林學士改泰寧軍節度使召爲學士承旨致仕卒諡文獻懷英大定末與鳳翔府治中郝俁充遼史刊修官璟即位頗尚文辭懷英獨被稱獎旣卒遼史未就詔直學士

陳大任繼成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五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金國三
賈鉉字鼎臣博平人性純厚好問學大定第進士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上書言親民之官任情立威甚者以鐵刃置杖端往往致死上干和氣願下州郡申明舊章內庭勑斷亦依已定程式從之泰和三年自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事有未當雖已行猶執奏出為武安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終衛紹王之世不復用
孫鐸字振之恩州人與賈鉉同第進士承安泰和中為

戶部尚書與侍郎張復亨議交鈔請廢勿用辨詰久之璟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雖古魏徵何加焉或指以怨望黜後累遷參知政事左司郎中劉昂等十餘人坐私議朝政下獄鐸曰昂等無他第如鄭人議鄉校耳璟悟薄其罪又言鈔法擾民乞罷諸處鈔局從之大安初議誅黃門李新喜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永濟不察𪟝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遷尚書左丞因議鈔法忤旨猶以論李新喜降黜歷絳陽軍節度使珣立除太子太師未幾致仕

完顏綱字正甫本名元奴泰和六年與兵伐宋綱行宣

徽出爲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事永濟也遂遷

左丞至寧初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鎰使人謂之曰今

虎高琪駐兵縉山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如益兵

爲使綱不聽鎰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

即行省之功又不聽綱至縉山兵大敗胡沙虎作難遷

永濟于邸命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至則數

其失四川敗縉山事殺之貞祐中安和訟寃乃復官爵

不聽徒單鎰之言而及禍功名富貴惑之也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本名守謙大定十年詞賦進士

泰和中爲吏部尚書衛紹王立拜參知政事胡沙虎弑

衞王立珣益謙歷尚書左丞致仕衞王之弑也一時朝臣皆謂衞王失道天命已絶胡沙虎無罪且有推戴之功至是脩衞王實錄史官遣人訪衞王事於益謙益謙知旨謂之曰知衞王莫如我然我聞大定中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脩實錄多附會衞王爲人勤儉惜名器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年八十卒

張翰字林卿秀容人大定末第進士歷行省左右司郎中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事承裕論議不叶二人行事或乖翰輒爭皆不見省承裕就逮衞紹王知翰

嘗有言召見慰撫之歷事珣爲户部侍郎蒙古逼中都翰與尚書任天寵規畫調度珣遷汴扈從供饟無缺遷中上書言强本足用防亂省事推恩五事略施行歷户部尚書翰雅有治劇才所至整辦是時初至汴都庶事草創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卒謚達義

周昂字德卿眞定人父天錫第進士至節度使昂亦第進士爲簿令有異政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詩坐謗訕停廢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出佐三司非其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

昂平生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章古雅學者師尊之甥王若虛從學教之爲文曰文以理爲主以詞爲役主强而役弱則無令不從矣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人明昌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劾奏宰相僕散揆不法興定二年自吏部尚書改御史中丞金主珣憂旱宰相謂寃獄所致伯嘉奏曰旱熯乃人君自用亢極之應且變和陰陽宰相之職願歸之有司耶律宰相請脩山寨以避蒙古兵伯嘉奏曰獨不見陳后主之入井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

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開之怒四年秋河南大水伯嘉以中丞充宣慰副使按行京西御史據撫其罪下獄會赦免五年起歷翰林侍講學士坐言事過切謫官逾年遂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卒陝西精銳復河東卒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故不安于朝貞祐以來王擴許古陳規程震完顏素蘭五人皆起進士多才敢言亦爲宰相及群小所抑有劉炳者貞祐三年第進士即日上書陳便宜十事金主復試以保城邑和兵民通鈔法平物價之術對皆切直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歷刑部尚書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借府中妓樂元妃兄宣徽使李仁惠受賂干囑承暉皆拒之永濟即位累遷尚書左丞坐承裕會河堡敗績除名珣即位自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遷汴拜左丞相封定國公與太子留守中都蒙古兵復圍中都承暉悉以兵事委平章政事抹撚盡忠已乃持大綱城被圍久太子去右副元帥蒲察七斤降承暉以礬寫奏告急宰相术虎高琪忌承暉成功所遣救援諸將永錫等皆顧望且不知兵中道奔潰承暉辭家廟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衣中歷數當時邪正人

又爲家書以從兄子求懷爲後從容若平日安石將行承暉與飲酒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遂與之訣仰藥死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贈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承暉嘗置宋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是吾師友也同時死者兵部尚書知大興府事權參知政事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進士贈翰林學士承旨謚文簡出走而遇害者戸部尚書任天寵字清叔定陶人明昌進士謚純肅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人穎悟博洽大定第進士爲秦安州刺史貞祐元年蒙古略山東郡縣望風

而遁安禮團練繕完爲守禦計及兵至戰旬日不能下城破被執不知爲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爲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贈泰寧軍節度使謚堅貞是時觀州刺史高守約亦被執不屈死贈崇義軍節度使謚忠敬鎮西軍節度使烏古論德溫亦被執不屈死贈資德大夫謚忠毅定海軍節度使王維翰與其妻姚氏俱被執不屈俱死贈維翰中奉大夫姚氏芮國夫人謚貞潔守約遂陽人德溫蓋州人維翰龍山人俱大定進士也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密云

夏人攻城德基坐聽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卽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夏人曰此人素病狂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非狂也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數日召問德基大罵曰吾豈苟生者哉乃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穎悟彊記大定末第進士歷事環求濟珣至參知政事時貞祐四年蒙古兵破潼關革引咎罷爲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改知平陽府權參知政事代胥鼎爲河東行省廷議興兵伐宋革諫宜息民

安邊不納十月蒙古圍平陽徵諸州兵不時至裨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門入左右請革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贈尚書右丞革爲大與府治中時知府徒單南平貴倖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革拒之其素守如此

徒單鎰本名按出上京路人大定九年試女眞進士及第爲中都路教授璟即位由翰林待制累遷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李淑妃兄弟恣横朝士多趨其門鎰與異求言鎰以立五常興五德正薄俗順人心爲對因論爲政

急務其一正臣下之心其一導學者之志璟問侍臣漢高光優劣鎰曰光武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感戚姬卒至于亂蓋微諫也泰和四年能予郡六年改知京兆府充宣撫使節制陝西諸將屢破宋安丙軍未濟立自上京留守拜右丞相監脩國史蒙古入侵鎰畫備禦計不用遂不可支至寧以疾告胡沙虎難作謀諸鎰迎立昇王珣是爲宣宗拜鎰左丞相廣平郡王授中都路世襲猛安蒲魯吉必剌謀克諫不宜棄京師而之汴不聽卒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及門皆名士嘗嘆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

爲大學諸生刻之石有弘道集六卷

把胡魯不詳其所起貞祐四年自參知政事權尚書右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奏駁朝議取會州爲勞民費財繼又上言禦敵在乎强兵强兵在乎足食今陝西置帥府者九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苟非邊要皆可罷去並從之蒙古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捍禦城賴以完累遷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卒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爲人忠實愛國奉公及亡朝廷公宰下逮吏民皆嗟惜之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第進士歷沙河令有盜[illegible][illegible]

者主逐捕之盜以刃自刺其足面曰秋柔例不禁採汝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捕而傷創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引服丁外艱去官民爲刻石祠之累官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改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舊民密護德淵由是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言德淵忠亮明敏請復用不幾卒按金世多良吏德淵以前則有牛德昌李瞻劉敏行傅慎微劉煥高昌福繼後則有蒲察鄭留女奚烈守愚張轂武都紇石烈德張特立並起進士扶持衰祚諸人

有力焉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進士歷官尚書省令史坐事能歸鄉里楊春以州降蒙古而自以羸兵守之賓與前譙縣尉王進及魏節亨呂鈞謀復其州春遂遁事聞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亨副使呂鈞判官春以兵來攻月餘不能拔渡河而北守緒遷蔡賓迎於州北之高安擢賓行部尚書世襲謀克亳糧餉不充賓常吝惜之適賓鈞與粲攻張天綱聚一樓上議功賞鎮防軍崔復哥等譁譟登樓天綱問故曰無預相公郎執賓鈞往市中鈞且行且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呼曰不過殺我乃

並害之節亨及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皆被
害明日又殺節度使于進天綱以便宜授作亂者官亂
乃定是歲也徐州義勝軍校侯通杜正張興率所部降
蒙古蒙古兵至徐行省事徒單益都力戰却之既而通
亡命正與興慮爲蒙古所圖窘自歸益都撫而納之
無何興及義勝統領封仙等作亂推興行省事國安用
隨入徐州殺興推仙爲元帥益都走宿州宿州鎮防軍
校高臘哥等殺節度使紇石烈阿虎父子請益都主帥
事益都不從率將吏西走道遇蒙古兵不屈而死明年
都尉李順兒亦作亂於陳州行省粘葛奴申之死與王

官事相類云

斜卯愛實字正之登策論進士第守緒即位累官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愛實憤時相非其人歷數曰白撒擊丸外無一能賽不菽麥不分顏盞世魯居位七八年碌碌備員赤盞合喜一馬軍之材止矣倚注此類曷望中興蒙古絕和好汴京復飭備禦括城中粟既而罷括粟以進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完顏合周冀復進用建言括粟可得百餘萬石遂以合周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領其事令各家自實書其數于門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匿者以升斗論罪城中三十六坊皆督以

深刻吏而完顏九住尤酷有貧家寡婦雜蓬粃自給繫
以爲罪杖死京師股裂投其餅于糞溷中愛實上奏大
略謂罷括粟則改虐政爲仁政散怨氣爲和氣不報自
是貧富俱困枕藉而死守緒命出大倉粟作粥以食餓
者愛實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所發又近侍
干預朝政將相大臣不敢與之抗愛實上章諫謂此輩
使令之材不可預大計近侍泣訴以激怒守緒送有司
近侍局副使李大節救解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不
知所終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避諱改尹爲師承安五年詞賦

進士爲人輕財尚義受完顏承暉之託爲金主所知累遷御史中丞上書言備禦二事嘉納之坐事奪官守緒即位連擢尚書右丞會臺諫劾近侍張文壽等三人安石亦論列不已守緒大怒出挫折語安石疽發腦死張行信原名行忠字信甫行簡弟也大定末第進士事衛紹王爲左諫議大夫劾已黜胡沙虎凶悖跋扈不宜復用不報珣即位行信請立太子繫天下望胡沙虎爲高琪所殺行信上書言正刑賞又劾將帥庸狠不諳師律者二人又請正都監訛可遇敵奔潰之罰皆嘉納中都受兵議和未決行信言宜飭將士拒戰使敵少沮則

和可成珦不能行時以軍食缺詔括官民糧戶存兩月餘悉輸官酬以爵級銀鈔參知政事奧屯忠孝務多得爲功民甚苦之行信以聞遂詔從人便遷山東東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使將行入見奏奧屯忠孝慘刻不忠與胡沙虎爲黨請罷黜逾年改武安軍節度兼冀州管內觀察使上書言四事皆當時急務興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爲相專權用事會宋人來伐諫官許古等議先遣使議和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歷引先朝故事奏辨高琪不以爲然而高汝礪亦傅會高琪議遂寢明年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內觀察

使元光初改保大軍移鄜州又改靜難軍移邠州致仕守緒即位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頓減尋致仕築亭號靜隱卒于嵩山雖平昔甚媢忌者皆曰正人亡矣高汝礪者字巖夫金城人大定第進士守緒時仍爲相平生以慎密循默固位雖廉潔練達人咸以欺君目之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率無恢復之謀臨事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盜賊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言當改革目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輭熟無鋒鋩易制者蒙古壓境則君臣相對泣

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因循苟且竟至亡國邪之言蓋指高汝礪完顏奴申諸人也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末第進士歷官有幹濟才至寧初蒙古逼中都鼎以戶部尚書辦軍餉拜參知政事貞祐初命知大興府兼中都路兵馬都管民艱食立鬻爵法振之多全活拜尚書右丞金主珣將南渡以鼎知平陽府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未幾加本路宣撫使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于平陽前後屢有建白皆關社稷生靈大計多採納

鼎聞蒙古兵踰關奉詔提兵援京師倍道兼行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及同知完顏僧家奴權左右監軍以鎭守河東從之鼎進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興定元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出兵乃疏條伐宋有不可者六謂宜遴選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使他日士氣振民心固國用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彼宋何足平耶下尚書省議宰臣以爲諸軍既進無復可議遂寢以伐宋功遷一階蒙古兵大舉入陜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從中沮之詔樞密不須遙授又遣人

諭鼎曰卿專方面何必每事從中覆徒逗遛也屢請老
進封溫國公致仕守緒即位起拜平章政事封益國公
行尚書于衛州懇辭優詔不允未幾卒鼎通達吏事所
至鎮以安靜得人心論者謂珣南遷天命已去而末即
淪喪者鼎與侯摯守禦有力焉
侯摯字莘卿東阿人明昌第進士貞祐初蒙古圍燕都
摯爲中都麯使請出募軍已而以嬰城功擢右補闕不
三年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摯負應變才名故
之秋累有建白至是自言河北要地防秋在邇願出鎮
撫之故有是命北商販粟渡河官遮糴其什八商遂不

行民餓益甚摯奏罷其令山東紅襖賊郝定僭號陷州郡摯討擒之興定三年設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監察御史陳規論摯拔擢太驟勞效無聞且躬按細務失大臣體不報明年遷榮祿大夫致仕守緒即位兩起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未行都堂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擘劃白撒怒將置之不測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賽不解之曰侯相言甚當白撒憤而罷摯未幾致仕居汴崔立以汴城降蒙古摯遇害摯為人威嚴善御眾立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為南遷後名宰相云

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事永濟及珣歷禮部吏部尚書改御史中丞嘗駁権油諫伐宋與宰相高琪不合繼而琪至復倡議南伐雲翼極陳利害勝負願毋悅甘言毋貽後悔不報全果大敗於淮上一軍盡沒珣愧甚守緒時自翰林學士爲禮部尚書兼侍讀益政院設以雲翼爲選首同翰林學士趙秉文進君臣政要及龜鑑萬年錄雲翼患風痺愈守緒問其方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卒謚文獻雲翼自律甚嚴國家事知無不言與趙秉文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秉精術數曆法所著文集及續

通鑑各若干卷周禮辨左氏莊列賦五星聚井辨懸象賦各一篇又有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書
趙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大定第進士明昌六年同知制誥上書論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金主璟召問言頗差異命官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遊者秉文乃言嘗與脩撰王庭筠等數人私議庭筠等并下獄決罰時人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文攀人坐是久廢後起歷平定州刺史事守緒至翰林學士兼益政院說書秉文年巳老日以時事為憂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言之當路及

勲不能自已積官資善大夫卒秉文自幼至老不一日廢書所著文章有滏水集資暇錄易中庸語孟及諸子書各有解注又歷富貴自養如寒士晚年頗以禪語自汚或以爲恨云

康錫字伯祿趙州人至寧第進士守緒時爲御史劾近侍白宗室散合蒲察勢重灼請託公行不可使在禁近閫帥紇石烈牙吾塔驁很很戾不喜文儒寮屬有長裾者輙以刀截去自先朝屢敗宋兵威震淮泗恃功跋扈不聽節制朝使至往往陵侮嘗詬省堂詆毀宰執朝廷每優容之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求索州將之妻皆

遂從號省差行首厚賄之錫納奏謂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竟不問錫後爲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李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爲人重厚忠實與雷淵冀禹錫齊名

賽不金同祖也壯貌魁偉有大略起親衛軍自環至珣歷官都總管招討觀察等使屢與宋夏戰有功遷至樞密副使守緒即位拜平章政事轉尚書右丞楊居仁爲吏部郎中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守緒曰此事與郎曹何與侍臣合辭以爲僭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郎官乎居仁乃免譴天興元年侯摯在都堂議事觸白撒之怒賴賽不右之語在摯傳拜右丞相致

仕守緒遷歸德復起兼右副元帥封壽國公扈從至歸德又致仕二年起行尚書省事于徐州守將郭恩作亂賽不投河不沒軍士援出之數日自縊于州第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罪收係居許州蒙古兵至許按春開門降從蒙古攻汴京已而逃歸詔押入省問事情賽不爲相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今日恨不手刃之尚與對面語乎按春行死獄中居仁大興人泰和第進士天興末北渡舉家投黃河死

赤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明昌第進士歷參知政事正大初拜尚書右丞守緒欲脩宮室尉忻極諫至以臥薪

嘗牓爲言守緒悚然從之同簽書樞密院事內族撒合輦以定策功見親信臺諫陳規等每以爲言母后亦戒飭之守緒終不能去尉忻諫曰姦諛之臣在天子左右非社稷之福乃出爲中京留守尉忻致仕居汴崔立之變自縊死年六十三子名董七亦歿於兵間撒合輦妻獨吉氏當蒙古攻城急自經死遺命焚其屍撒合輦哭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少頃城破撒合輦投濠死

劉均林慮人正大九年爲亳州判官州有鎮安軍乃紅襖餘黨力盡來歸變詐反覆節度使粘哥荊山頗防之

既以遷民爲軍又請於歸德得甲騎百餘鎭安以爲謀已乘夜掩殺殆盡荆山出走提控楊春以州降蒙古睿均同降均佯應之歸其家索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刀筆吏荷上知拔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耶仰藥而死

王晦字子明高平人少負氣自憙常慕張詠之爲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第進士歷戶部郎中貞祐初蒙古兵逼中都或薦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護送通州饟入中都有功遷秩以所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其圍遷翰林侍讀學士加

勸農使末幾順州受兵晦誓不負國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屈遂就死愛將牛斗曰吾豈忍獨生併見殺贈晦榮祿大夫樞密副使立祠祀之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第進士歷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干政忤旨出爲節鎮歷知太原府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蒙古兵攻城急德升屢出戰樓道復通遷官一階二年蒙古兵復至圍城數帀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爲距散家貲賞戰士及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力窮城陷德升至府署與其姑及妻訣

自縊死姑及妻同自殺贈翰林學士承旨後數年有完顏豬兒者從守緒爲南面元帥戰死黄陵岡妻尹氏聞豬兒死盡焚家貲自縊

馮延登字子俊吉鄉人登詞賦進士第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蒙古主窩闊台於虢州軍中窩闊台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對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對曰招降非使職也明日復再三問不爲屈又明日亦然叱左右以刀截去其鬚看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踰二年放還歷刑部尚

書明年蒙古圍汴京延登倉卒逃難爲騎兵所獲擁之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躍城傍井中死時有宋可者字子之武陟人輕財重義爲鄉里所推蒙古兵駐山陽聞其名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不我從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子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亡之乎後竟以無子

烏古孫仲端字子正本名卜吉登策論進士第歷官權參知政事坐忤旨罷守緒將遷歸德召爲翰林學士承旨留守汴京蒙古圍汴日久仲端度事變不測一日與

同年裴滿思忠小飲談曩事以爲笑因數言人死亦易事思忠詰其故乃書一詩示之大意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歸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竟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即日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遂有崔立之變時有張潛者字仲升武清人少慕豪俠及壯折節讀書敦行誼年五十始娶曾山孫氏夫婦相敬如賓家故貧負薪拾穗行歌自得非義一介不取里人目曰張古人天興間挈家避兵少室山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焉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陽信人以刑部掾襲謀克性好讀書知古今事守緒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琦與其選與同事元好問交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曰此事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遂涕泣而别琦至其家母方晝寢驚而寤琦曰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潜伏梁間故驚寤琦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毋夢先見耳家人輩泣且勸曰君獨不念老母歟母曰毋庸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母完顔氏以孝謹稱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白爲關輔第一有善政

民絲毫無所犯秦人爲立生祠南遷後爲扶溝令開興初縣民錢大亨等執縣官迎款于蒙古大亨以浩有恩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無血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傍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烏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時又有石抹元趙重福皆起於吏歷轉運使以循良稱

陀滿胡土門守于秀登策論進士第爲翰林待制正大二年爲臨洮總管四年蒙古攻城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刃亂斫其脛終不屈遂殺之贈中京留守妻烏古論氏崔立之變縉紳婦女多爲所汚烏古

論氏自縊謂家人曰我豈敢辱吾夫與吾兄乎蓋且兄
伯祥登朝亦有盛名云當崔立時奉御完顏忙哥與其
妻溫特罕氏訣曰吾寧死不能受辱妻曰君爲國家死
我不能爲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
一繩同縊婢從之又有總領完顏長樂之妻蒲察氏參
政完顏素蘭之妻並從容縊死于室以避崔立均謂之
烈婦焉按金有中原以來若義豐令李寶信妻王氏御
史中丞李英妻張氏縣司吏相琪妻欒氏進士張惿妻
馮氏司諫許古妻劉氏與其二女皆不爲盜賊所汚而
死若康住住之自盡雷婦師氏之投井李[illegible]氏[illegible]妻

厓皆不肯事二夫者豈其俗沾被先王之遺風千載猶未泯歟

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第進士性簡靜不妄交雅道自將不畏權倖歷右司郎中守緒遷歸德天驥留汴中崔立之亂被創甚臥旬餘其女舜英謁醫救療至刲股肉以進天驥嘆曰吾幸得死兒女曹尚欲我活耶竟鬱鬱死女葬父之明日亦自縊死女適進士張伯豪伯豪歸父家年尚少云

張天綱字正卿蒲津人至寧詞賦進士直性正論造次不少變累擢權參知政事扈從至蔡妖人烏古論先生

裸顛露足佯爲狂態金王珣嘗召問祕術因出入戚里大臣家頗有穢迹守緒殺有司掩捕遁去蔡帥烏古論鎬爲所惑學道守居之守緒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乃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糧右丞完顏仲德欲假以駭敵天綱力辨以爲不可守緒乃止生自詭有退敵策求入見長揖大言欲出說爲脫身計朝臣具言往日之奸守緒殺之且曰向非張天綱幾爲此賊所誑蔡城破天綱爲宋將所得至臨安命知府薛瓊詰問答辭不屈理宗召見曰天綱眞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理宗不聽有司令供狀必

書虜主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後不知所終時爲古論纂
亦被執以招息州不下爲所殺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泰和第進士歷事守緒累以樞密行院兼元帥府事所至增城浚濠列柵屯田流亡來歸道不拾遺授鞏昌行省天興元年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行省陝州守緒徵諸道兵入援仲德提孤軍千人擷果菜爲食間關百死至汴至之日適守緒東遷妻子在汴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守緒於宋門知欲北渡諫不如西幸秦鞏不聽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守緒自歸德遷蔡以仲德領省院徵兵繕甲未

嘗一日無西志左右幸安孛聚妻營業每沮西行仲德常以爲恨守緒命有司脩見山亭及同知衙爲遊息之所又選室女備後宮仲德連諫大意謂無恢復之略人心將懈弛乃皆罷之仲德御軍嚴軍校有驕悍者小則決大則誅迄于國亡不敢越紀律蔡被圍以來仲德日夕督戰西城違破仲德率精兵巷戰既聞守緒自縊遂赴汝水死參政字术魯婁室兀林荅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人皆從死仲德在軍旅手不釋卷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云

石抹世勣字景略詞賦經義兩科進士貞祐中累官太常丞預講議所事時徒河北軍戶於河南宰相議給田世勣上言不便侍御史劉元規亦以為言乃罷之歷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守緒將北渡世勣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諫止守緒曰外無食將安得不自行又指御榻曰此行豈有遠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勣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守緒詰其人世勣歷數移剌粘古溫敦昌孫兀散惹完顏長樂以對世勣居從子嵩亦為應奉翰林文字蔡城破父子俱死嵩經義進士也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經義進士也歷翰林直學士天興二年崔立以汴京降蒙古附和者請爲立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爲碑文若虛自計必死姑先以理喻之乃謂奕曰功德當指何事奕怒曰活百萬生靈非功德而何若虛曰學士代王言此非其職也奕輩不能奪以屬太學生劉祁麻革既草定左司員外郎元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文成以示若虛共刪定數字止直敘其事而已後蒙古兵入城不果立金亡若虛微服北歸鎮陽遊東山樂其勝自謂仙府因垂足憩石上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號慵夫集滹南遺老集

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父德明甘貧好學累舉不第以山水詩酒自娛所著有東巖集好問淹貫經傳工詩文從郝天挺問業興定五年第進士歷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所作七言古樂府不用古題挾幽并慷慨之氣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晚年搆亭纂輯金源事跡名曰野史又有中州集壬辰雜編云天挺字晉卿陵川人多病厭科舉不復充賦謂好問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仕以貪敗皆苦飢寒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為貞祐中居洛陽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窮困終不一至富豪之門

焉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爲內侍殿頭頗知書珣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珪監作珪諫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珣杖之尋悔守緒放鶴後苑鶴逸市中與之直乃得事聞守緒欲治其人珪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守緒杖之尋亦悔及守緒爲宮奴所制珪以計誅之蔡城破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時有守恒者亦內侍也守緒自滑城遷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守緒爲咨嗟久之君子謂珪與守恒二人者其鐵中之錚錚耶

金之境土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疃謀克地爲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濠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州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爲界而與宋爲表裏初都會寧按出虎河之源出焉其俗言金爲按出虎故國號亦曰金源貞元都燕正隆都汴大定復都燕貞祐復都汴路分十九上

京路有會寧府肇隆等州金之舊土也咸平路有咸平府韓州東京路有遼陽府澄瀋等州北京路有大定臨潢等府瑞慶等州西京路有雲朔等州中都路有幽薊等州皆取之遼者也河南路即南京路有開封歸德府鄧蔡等州河北東路有河間府深冀等州河北西路有眞定彰德府邢洺等州山東東路有益都濟南府海密等州山東西路有東平府徐濟等州大名府路有大名恩濮等州河東北路有太原府晉汾等州河東南路有平陽河中府隰絳等州京兆府路有京兆府商虢等州鳳翔路有鳳翔平凉府秦隴等州鄜延路有延安府鄜

延等州慶原路有慶陽府環邠等州臨洮路有臨洮府蘭鞏等州皆取之宋者也建五京置十二總管府其間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凡七十三州凡百七十九縣凡六百八十三蒲與路合懶路恤品路曷蘇館路胡里改路各置總管隸上京者也婆速府路總管隸東京者也部族節鎮八詳穩九群牧十有二隸西京者也內外官名初猶襲以本國語亦有雜遼人者官長曰勃極烈上加都者總百官也加諳班者尊且貴也加國論者尊禮優崇也加胡魯者統領也加移賚者位在第三也加阿買者治城邑也加乙室者主迎逢也加札

失哈者守官署也加昊者司陰陽也加迭者倅貳也曰糺曰詳穩者職邊戍也曰謀克者百夫長也曰猛安者千夫長也曰移里堇者部落墟砦之首領也曰禿里者掌部落獄訟也天眷改定官制悉用中國之號獨猛安謀克世襲猶仍其舊盛時版籍凡女眞契丹漢戸七十六十八萬五千口千五百八十一萬七千丁壯盡簽兵平居聽以佃漁射獵習勞有警徵發車騎仗糗皆備部長曰孛堇行兵則曰猛安謀克猛安之上置軍帥時亦稱軍帥爲猛安軍帥之上置萬戸萬戸之上置都統都統之外又設總領故稱元帥爲總領神策等軍

名三十二外又招撫趙亡命爲忠義軍籍諸路歸正人及諸路所虜臨陣所獲爲忠孝軍如曰奚軍曰乣軍曰渤海軍皆遼舊名也天會入汴宋之禮器樂器及經史圖籍悉爲所得於是興禮樂立庠序隆宣聖之祀曆法初用宋紀元曆稍增損之正隆以後始命趙知微改脩至於大定明昌典章文物粲然與中國埒其用女眞舊音度曲夫固不忘上風而端午中元重九行拜天禮畢則射柳擊毬塲斯猶承踵遼俗耳娶后嫁女不出數部長曰徒單氏拏懶氏唐括氏蒲察氏裴滿氏紇石烈氏僕散氏烏林荅氏烏古論氏選舉諸科尤重進士而及第

出身或歛操行不得授清銜若乃以策論進士取國人而用女真文字爲程文蓋就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令通習而不廢官田有租私田有稅租稅外筭園廬畜牧及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徵自公卿至庶人無免者近臣出使外國例受餽遺歸必增物力錢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陛間語及增減則州縣徵求可知用刑以杖折徒累及二百有司奉法至置刀杖端處於肉刑士大夫雖微過往往受決蓋欲強主威也珣棄燕遷汴後弊政尤多甚大者用奉御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多被中傷又軍中監

戰動有牽制蓋蹈唐之覆轍云

論曰仲尼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漢唐以來匈奴突厥吐蕃回鶻雖皆為中國患未有若女眞之慘以烈也初宋約攻遼高麗以虎狼戒之而徽宗自啓其患悔不可追汴京失守虜二帝暨族屬五百人宗社南遷中原陷焉一時黠將粘罕謀力居多他日與吳乞買子孫並遭海陵荼毒無噍類末年蒙古連破燕汴所俘掠屠戮尤甚靖康將而孟珙夾攻守緒灰骨完顏之祀忽諸佳兵好還在宋亦可以釋憾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六